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帝王休徵）

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後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帝堯

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出王子年《拾遺記》）

周武王

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台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木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記殷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乃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出《拾遺錄》）

越王

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台，言丹鳥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為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說》）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為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出《小說》）

陸賈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雲受命於天，雲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曰：「目矚則咒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喂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說》）

漢元後

元後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後續篋中。後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後地。」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乃為皇后，常置之璽笥中，謂為天璽也。（出《西京雜記》）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獻異鳥，名鵝鵠。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群翔鳴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吳大帝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於山下。（出《武昌記》）

魏明帝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徵。又沛國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壇，黃星炳夜，又起畢昂台祭之，言魏之分野。歲時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司馬氏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采，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聞聲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馬仙人及鑲玉玦文字之像。後司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錄異記》）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籠盛，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以為瑞應，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武帝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冉弱似金簪。有羌人姚覆，字世分，在殿中養馬，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帝以草賜張華，華作金簪賦云：「玩九莖於漢庭，美三珠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而相亂。」（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惠帝

高堂隆嘗刻鄴宮柱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及晉惠帝幸鄴，年曆當矣。（出《異苑》）

晉元帝

晉中宗為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即王踐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人安東廳。」占者以為當進三爵為天子。（出《洞林記》）

蜀李雄

蜀長老言：「宕渠故賽國，今有賽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見於武王年，今武王年。」

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焉。（出《華陽國志》）

宋高祖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廣古今五行記》）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聞記》）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為予（「予」原作「子」，據明抄本改。）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惡聞直言，醉為非法。予驟諫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驚怖奔走，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少帝醉醒，意頗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喜居於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於建陽門外，始成，予別覓一宅換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讖曰：『靈曜豫見東南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且在巽（「巽」原作「吳」，據明抄本改。）地，蓋天應也。」（出《宋明帝自序》）

齊太祖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出《談藪》）

北齊神武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有一茅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日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問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典略》）

後周太祖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為北面軍王（明抄本「王」作「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武於沙苑。（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高祖

陳高祖武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史溥，夢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談藪》）

隋文帝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為根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根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出《西京記》）

隋煬帝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游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出《感定錄》）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人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為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驗。」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出《錄異記》）

唐太宗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皆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錄》）

唐齊王元吉

唐齊王元吉於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既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酌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唐中宗

唐中宗為天後所廢於房陵，仰天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後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富掛，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出獨異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後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為皇帝。」王起至階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充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書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為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出《記聞》）

潞州別駕

唐玄宗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九二三四起，觀者以為大

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位，（「位」原作「保」，據明抄本改。）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五品。（出《國史纂異》）

金蝸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為之，後人時有得之者。（出《錄異記》）

[返回 >> 太平廣記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